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秦州見勅目

勅一作除

薛三璩授司議郎

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

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入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

爾精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

與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

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

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
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
祗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
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
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
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
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
歎聚螢傷舊日讀喚人看驪褭不嫁惜娉婷

兩句句開合調異眇相邀自惜過時也掘劍知

關世乃知其恨詩未易讀初看失之掘劍知

埋獄提刀見發矸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

未全停帥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垆忠臣辭憤

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

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

鵲鴿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洙曰嵇康絕

文章深邃也突烏弔切荀子突與之內突字

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
 突釋文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
 半菽罕自落其一毛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
 傳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洙曰楊雄傳王莽誅
 甄豐連及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
 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吳
 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
 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
 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
 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
 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符曰漢書
 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正三也
 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注引蔡邕云天
 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
 書羗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建居偃切瓴盧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
 望雲亭皆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受司議郎
 屬東宮柱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宮儀侍御
 史在周官為柱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零
 不介獨之貌夢弼曰宮忝趨栖鳳公自叙曩
 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
 以照書驥襄良馬也娉婷佳人皆公自喻
 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為
 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剗剗音刑砥石也漢東
 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
 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
 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
 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
 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

馬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醢(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劔名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鵲鴿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

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公自注)時患瘡病(夢弼曰)高適

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

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物情往往見棄惟詞

客未忘耳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

有味其言

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即子美自道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可為悟入

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

也子美豪放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磊落如此

也子美豪放

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

強實語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

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

潛隙地有醜屢鮮粧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

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

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即小心也肉瘦怯豺

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劔閣外號

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戕染翰光鳥麻蒸

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僊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

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

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

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夢弼曰晉江淹嘗夢

美句人謂才盡朱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

謂沈約鮑照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

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

勃皆文章之伯朱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

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適也半刺謂

何

昔頴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瘡鬼洙曰俗言辟瘡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易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間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不然高力士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於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隴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西盡號略自號州而號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

之地也洙曰荆王出號巴賤蜀賤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鳥者良今言烏麻丹橘亦彭號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號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擒殺蚩尤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此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峯參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溟飛動摧霹靂靈贈盧珞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

哉又封回去吹賦與余其翰芝之與蘭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云老
杜贈太白二十

韻備叙白事盡
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彼此客稱自喻適
意而太白足以當之聲名從此大汨

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

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

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十

可誦善無
鄰最切當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

未足蕙苾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此用夫子事
注亦未喻蘇武

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看他用意梁

獄上書辰巳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

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朱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
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
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泛
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
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
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
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朔詩先成后
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
賜朱曰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名不為親近所
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
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惠
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與太
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朱曰後漢
二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
四十英才卓礫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

也夢弼曰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入
謗之以為明珠大具此以喻白之遇讒永王
璘反謂白為參屬與謀也希曰大庾始安臨
賀持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與夜郎鄰境也
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
朱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志有鵬飛入誼
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
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
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居商
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
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
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
察已施之於法誰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

兩閣老五十韻

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

出為刺史賈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瑄事賈巴州刺史公嘗為左拾

遺兩省相呼本對白之戰高和不見

然不致果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

兩油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

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計

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

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劔三千畫角吹秦晉

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灑小儒輕董卓有識

奇怪不恨笑符堅其用事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

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

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

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描摸

亂來讀此十貔虎聞金甲麒麟受玉鞭侍

字哀痛來生臣諳入仗廐馬解登僊淺事不俗花動朱樓

俗意不俚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

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
 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
 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響齊
 兼秉燭書在滿懷牋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
 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
 再聯翮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
 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

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
 舊下別是凄

斷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

碎首霜鶻不空拳

寓言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

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

甚言避禍
 之道可念

典郡

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

田

此展字
 屬治中

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

三見焉字
 惟此可耳

隴外翻投迹漁

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
 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
 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
 必騰騫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
 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披羊裘釣澤中光
 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光
 武徵之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
 奏客星犯帝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
 處為嚴陵瀨夢弼曰憶昨趨行殿公自叙謁
 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言當時行
 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賦猶
 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

餘城莊子趙文王喜劔士夾門而容三千
 餘人夢弼曰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友河北十
 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劔指蜀之劔閣言玄宗
 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近秦晉之間皆吹
 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潤漣之水隱映胡星言
 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為旄頭胡星也
 洙曰漢董卓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
 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各興
 義兵同盟討卓秦符堅違眾伐晉遂至破敗
 撫畜鮮卑符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夢弼
 曰董卓符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
 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
 為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
 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趙曰此皆言安史之
 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

不知量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夢弼曰陳倉大白俱在
 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
 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縣有寶雞山按列異
 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
 名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媪復曰彼二童
 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
 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
 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為石置
 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
 志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
 宿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
 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時
 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入如亂
 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入水王師下入

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為左拾遺扈從
 還京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喆曰氣
 佳哉鬱鬱葱蔥夢弼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
 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
 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為青衣童
 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梁漢所貢
 賦之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
 分梁漢儲米給民又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
 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
 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菜宮花也洙曰顏延
 年詩鸞翮有時鍛注鍛殘也所介切夢弼曰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
 以諫注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
 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
 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牋云喻讒人集作已
 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

曰鵑鷹屬也謂兩閣老如浦鷗讒言如霜鵑
鵑不空拳則鷗有碎首之防矣洙曰晉職官
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讀作平聲洙
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安功
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為漆園
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亟去無汗
我故曰傲吏夢弼曰時史思
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高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
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
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

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
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
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
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飡
晨踈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
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
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
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

白鹿馴耕岳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
 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
 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
 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磧
 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
 多處所餘孽尚紛紛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
 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鶴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洙曰
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
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
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
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
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
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
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
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
必至矣東廣徵補亡南咳詩馨爾夕膳潔爾
晨食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
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
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
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
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谷
口鄭子真耕于岳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

結草為菴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數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鵲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又陰臥病詩云滑憶彫弧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鬕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劔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

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

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

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

恩吞聲行負戈

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

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顏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孤往之意人

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骨肉恩豈斷男兒

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

岡俯身試搴旗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

玉韁又宛轉青絲鞵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

將塞旗俯身散馬蹄左大冲賦振身千仞岡又云斬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錯已久又緩而怨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

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

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

吏怒嗔即不受徒旅欺索之愈有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

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苦辛洙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為

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

寧盡聞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隔河見

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

先擒王用諺語或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

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

人京若兩夫蘇不野同苦辛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

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

征可望不可攀作者緩急自合○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

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

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墮淚未乾

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修可曰列士傳眉

鄒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

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鑄為

雙劍一雌一雄鑊鄒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

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

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鑊殺之眉

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修可曰漢書

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

曰漢紀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

曰周禮設車宮轅門注云次車以為藩則仰

轅表以其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

羞雷同乃併與軍中妬忌之中原有鬪爭況

在狄與戎謂爭功者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

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

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

白居易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含笑看

吳鈞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

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周曲也修可曰吳王

闔閭命國中作金鈞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

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二

鈞獻而求賞王曰為鈞者衆子獨求賞何以

異作鈞者曰吾之二子之鈞也殺二子統成二鈞

上集卷六

六

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

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鬼媿真橫槊間

意贊說不能盡也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

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夢弼曰

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邑也洙曰詩蕭蕭馬鳴悠悠旃旌毛傳云言不謹講也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詔

以居其幕也茗溪胡仔曰後出塞詩云借問

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王詩

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

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顏妙

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

紀作票鷄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當其義余

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

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

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

此義亦人豈知英

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

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大業日外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

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

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

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

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

也也朱曰左太冲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左傳皂臣輿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宗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

不足論

解事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

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

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寫至退軍人則無餘矣○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曰左傳晉政多門時祿山自幽州起兵

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

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

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

中侍御史暉之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

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

姪早覺仲容賢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洙曰晉阮咸字仲

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

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

叔須汝故相攜趙曰嵇康絕交書性復踈嬾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

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

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歲蕤秋葉少隱映

野雲多隔沼連香艾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

白重惠意如何洙曰分引泉水以灌園故交橫而落幔坡言坡中青翠如

也幔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

瑄遊從瑄既得罪贊公亦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

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

宿隴月向人圓香艾幽林帶女蘿其間露華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

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寫景貴然山昏塞日斜夜

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

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

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

園勝王亭子詩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

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

昨悲君白玉盤

昨悲君白玉盤

悲哉除架

公自注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
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如何寒事今牢
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二首

鶴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常稱之公自

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

細字一字

皆可

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

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

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

暖苦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

與細字一字相似

沉吟

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

日草蔓已多露

洙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

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比贊公也贊嘗以詩約公為鄰居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

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沍寒

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境土室延白

光松門耿踈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

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

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竒謫關塞

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

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朧更越西南

頂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是京師

谷曰漢書李廣數竒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仍舊音故辨之

絲麻如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十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

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

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

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

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

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茶客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
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
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
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
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
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

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

羽

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闡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

省去闡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

鶴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稱公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

澁留得一錢看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偓佺食

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

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

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

淺感動一沉吟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

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

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

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意氣浩然

非淺淺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鶴曰禹貢

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敗渙無力不能負芥

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

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礧石礧畫北庭都護府有小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
血戰乾坤赤氛迷
日月黃時軍專策略幕府盛
才良近賀中興
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
親朋盡一哭鞍馬

去邊城

如畫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
別

離已近日因見古人情

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

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我生苦漂蕩何時

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
來上國還為世塵

嬰頗帶憔悴色楊柳晨在手
豆子雨已熟是

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

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
饑凍逼野風吹征衣

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歛翼古來

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

力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灑甘露之水趙曰言楊柳者以見贊春時猶為寺主

來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雨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

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巨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總曰東坡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

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

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被

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有詩云被詔趨都景物踈兩當中夜宿中途注

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山谷落

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雞號在渚

日色傷阡陌兩語復稱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狃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

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

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
 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
 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
 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
 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
 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

悵頭更白

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

賦亂鷓鴣雞注云鷓鴣雞似鶴黃白色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在渚注云在渚曲渚也夢弼曰

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持斧翁
 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
 衣持斧逐捕羣盜長沙郡潭州也洙曰西都
 賦猿狖失木狃余救切趙曰淮南子鴈銜蘆
 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曰鳳
 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
 閨金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
 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
 夢弼曰間諜軍中反間也洙曰書東郊不開
 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尼旅人
 也修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
 益卦喟然漢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
 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為拾遺見吳
 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
 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
 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使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月

谷登劍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

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

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

皆以紀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

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

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

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

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

乃其少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

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

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

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

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

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

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

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

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

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

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

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

朝

朝

朝

朝

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土彦輔曰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

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崔蜜乃蜂於崖石上所

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

谷西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
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

徹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

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

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

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

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

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九折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

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織無限

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

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

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硤形

臺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間也夢弼曰嵌空

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

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

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

煙在川汲井歲搨搨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

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

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夢弼曰鹵說文鹹地

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慎說

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

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里其鄉人名鹵中

夢弼曰搨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子

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洙曰

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夢弼曰

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

劉

倍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

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

交泝泐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傷水餐此

生免荷及未敢辭路難怨傷中厚得詩人之

土為霾夢弼曰及庸朱切古今注戟之遺象也詩荷戈與及

鹵中草法鏡寺首官監聖官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

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撼寒籥聚洄洄山根

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

為雲也初日翳復吐朱薨半光烟戶牖粲可數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

不復取語自老意○洙曰左大冲吳都賦其

郊有三嬋娟詩謂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鄭曰撼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與泄同泄

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
 氣參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硤西五里
 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
 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
 吳岳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
 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謂前險已盡至此
 及茲歎冥冥鄭曰硤苦奚切今作溪泰伯曰
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注云

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
 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
 山其頂有五峰是也洙曰華山有
 蓮華峰崆峒山在隴右殷音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
 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
 澹風水白刃澁胡馬屯成臯防虞此何及彼

成臯而此防龍門豈
 相及哉非後時也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

泣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謂之
閣道棧土諫反又土版反夢弼曰編竹為

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
奔程也趙曰成臯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
史之兵耳洙曰防虞
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
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
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斨盡無以充
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夢弼曰狨音戎狨狨之屬

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劉琨
扶風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
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
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者洙
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采箭以
輸官也鄭曰斨古旱切亦作苛洙曰祿山之
亂所領皆漁
陽突騎也

積草嶺

公自注中嶺嶺中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
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
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

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

深眷食蔽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願

休馬息馬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

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

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泥功山補宮也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

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

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

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夢弼曰)白馬為鐵驪

亦將為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

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

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

仁

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
 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
 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
 街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
 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
 盜何淹留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
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
也洙曰文王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夫鵷雛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

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
 竹實長讀當如字夢符曰瑞應圖曰鳳王者
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扈
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街圖
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元扈石室名也漢
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邁曰
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薦師友

記聞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
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
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

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

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

風為我從天來（夢弼曰）橡似兩切櫟實也狙

子狙公賦茅茅即橡子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一歌喚子美二歌我生託

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色字下得

人為我惆悵而有其色○（鄭曰）鑱鋤街切吳

人云犁鐵說文銳也（夢弼曰）按顏之推訓俗

音字鑱仕衫切即銳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鑿

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街草也本草黃精久

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

之士芋根惟一類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饑歲

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為正

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

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

鷓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

歸何處收兄骨

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

蜀公在劔外有占歸草堂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

朱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

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駕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鵝耳鵝鶴惡禽也鶴九頭詩有鵝在梁毛萇

傳秃鵝也 傳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

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

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

猿為我啼清晝

夢弼曰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

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

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

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何其魂招不來耶歸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

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

落龍正螫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

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

壑為我迴春姿獨此歌迴春姿者願車駕反

對。逸曰湫龍潭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

山氣龍從兮石嵯峨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

從音摠一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

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

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

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

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聲氣俱盡

萬丈潭

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

泓澄萬丈

青溪合真寔神物有顯晦便合龍依積水蟠

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

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

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瀕黑如灣潭底清

見光烟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

帷幄寒水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

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造意何事

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夢弼曰張平子西京賦

有垠鏐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問許慎注垠

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鏐通用鄭曰瀕徙

對切猶澹沲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

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

景倒修可曰康協終南

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

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

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

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

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

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

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洙曰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

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

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

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

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
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
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
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
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躅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

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

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

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蜀門即劔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

今之梗柁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

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

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礪礪沙白灘漫漫迫

然洗愁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抵嶽峯洪濤越

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洙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

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礪

魯水切嶽峯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魯曰一云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傾

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

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

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

星乾窮而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僊閣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

鄺元水經注云大劔戍至小劔三十

土門山行窄微徑綠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

結構牢萬壑欹踈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

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

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
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士門山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

江木踈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

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

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

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楊雄云水至清則無

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

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歆誰

鑿浮梁梟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

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

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

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

饒竒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

鷗迴字欲稱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

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

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唐子西語錄云

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竒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修可曰謝玄暉封康

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

也暉爽至今英華入高野具靈王共吞與儕類

皇正帝桔柏渡鄭曰桔居屑切新王光采密瀾貢

青真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

風蕭蕭連竿動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鳴鷁

散絕岸龜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

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

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山椒鄭曰竿側柏切洙曰連竹

索而為梁謂之竿鶴曰成都之竿橋是也魯曰鳴鷁喻舟船也龜鼉喻橋梁也驕壯也蒼

舒曰釋文山頂山頂曰巔亦曰椒中道一由此

惟天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

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

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

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

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

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

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

○劔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劔門背有閣

道張孟陽劔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

曰劔閣壁立萬仞洙曰劔山生石皆北向如

拜伏狀趙曰劔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

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

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

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

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

玉謂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

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

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貴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鏹楚產切韻書

鹿頭山

有鹿頭關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劔門不可越及茲險阻

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理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

月

（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

至此豁然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

見郭僕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
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劔南節度
使陸凱傳宰
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我行山

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

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

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

悲感讀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語次寫景

附會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注者屑屑

翳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填陟刀切

定也夢弼曰曾與層同填或音田滿也洙曰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

夜聞多五字偏盡蓋是江南又是夜百萬轉

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
 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
 得歸路恐長迷(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
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眾暨光弼徙河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洙曰)薊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

衰行劔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

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

急為破幽燕(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

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喜薛璩畢曜遷官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

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
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
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
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十年終眼青
白頭逢國士青眼酒
樽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

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
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
顧俯層巔旄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遊目俯
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
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右拾
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
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
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
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
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
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
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
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
誠齋詩話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
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
趙充國請
行上老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此詩... 子美... 草... 王... 謝... 公... 杜... 詩... 集... 卷... 之... 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

刺史以詩寄贈○上 元元年成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

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

敢賦或似相如

夢弼曰淫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

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揚

維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
 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
 華盧誼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
 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媿
 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
 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
 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
 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
 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
 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
 白雲間嚴荅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蹶馬望君非一度嶺猿秋鴈不勝悲
 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
 杜荅云藥裏關心詩揔廢皆如鍾磬在簾扣

之則應往來反覆
 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

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

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洙曰招提謂佛寺也注詳見前支遁與許

入詢同講維摩經互設難馬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

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

已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與故接得在弱有

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堆實軟乏皆未喻

今日十居

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

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

下一雙鷓鴣對沉浮

盤渦鷺浴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岐王宅裏

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

落一寸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

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橫有踈野氣大

家數不可無俗眼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

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

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

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

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效王子猷月

夜泛舟謁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

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

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

一篇是也 王十五回魚弟出瘴林高兼畫營草 林甫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

堂賞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
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
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檜林礙日吟風葉公自注檜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巳惟蜀地最宜種籠竹和

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夢弼蜀

中記玉壘以東多檜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攷韻書無檜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為丘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檜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檜小園封殖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雕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丘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籊籊力鍾切洙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

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

鳥漂轉暮歸愁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

禪枝怖後遊四靜慧窟三明孟浩然詩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

更無私必如此可以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

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醜來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

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此與後文竟日

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

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洙曰詩寘之河之干

詩江干遠樹浮麤糲衣糲食也茗溪胡元

任曰李濟翁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

藥即欄猶言圍援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籩

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籩為藥遂穿鑿為說

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

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

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極無可奈

何之意自笑狂夫老更狂洙曰蜀有萬里橋注見前鶴曰按寰宇記

公之宅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舊史言公於

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狎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踈快

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

甲小摘為情親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

嘉記以小摘供日蜀相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

劉

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為至○千年

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

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

錦而巳何以更有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

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

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侯手植也荆公語錄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

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塔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鷺空樹

響壘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

上二字勝矣陰鏗鷺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

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木流行

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

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

戎衣亦勝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夢弼曰庾亮表頻繁省闈出摠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夫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笋行

田曰按石笋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

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筍長
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蓋南筍
公孫述時折故
長不逮北筍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
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徃徃得
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
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
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
嗟爾石筍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

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率然兩語補拾

尊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牽
合譬喻也○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田曰杜

光庭石筍記云舊傳石筍之名有六曰石筍
曰蜀妃闕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

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筍二三尺
每夏月大雨徃徃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

五日目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彦輔曰成都
記石筍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

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絲貫夢弼曰蜀
都故事石筍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

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
之為簾後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

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
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

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
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
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又華
陽國志云妃死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
立其石因名石笋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于
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
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士死輒為立
人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趙白小臣媚至
尊譏李輔國也時輔國離穴或曰武都
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也或曰武都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即遣便教

開深造次便教鷺語太丁寧
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
恰似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疎野有佳致

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
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
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
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
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
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
是前身卒不復易蓋
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

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其閨情院
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

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揔如此則樂天

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携滿袖生僧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携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

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

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善自遣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

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

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

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

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倩盡豈復有能

注老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

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

檻前梢此梢朶却全嫩故轉入老語生強池水觀為政厨煙

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

望鄉臺此神交力盡亦開合展轉盡衰疾江

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

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洙曰晉嵇康與阮籍

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

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

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

望帝因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鶴曰寰宇

記望帝以德不如鰲令因禪位于鰲
今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
蜀人聞杜鵑鳴
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
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
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
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

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弼曰博物志

他巢百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
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
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
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
似人髣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
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
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
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
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

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

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

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

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出丹砂求為勻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

非欲為榮以有非帝聖中心則愈不指言與

丹耳帝從之趙曰周處風土記云

梅雨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

細雨來與乾坤萬里眼茅茨踈易濕雲霧密

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蜀還至德二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

懶衣裳擗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

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林氣夏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
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語意近放多病所須惟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求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
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
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

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間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正頭或點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
筆掃驊騮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齧草一匹
嘶坐看千里當霜蹄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爲丁浪切謬矣

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

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

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鷗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王宰家于

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戲語多言壯哉崑崙方壺圖掛

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

銀河通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

人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木

盡亞洪濤風好句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

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兖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真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詩話云

蕭文與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
便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
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
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
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
韋偃作老松異

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畫馬不知松石更工也

吳公半五木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磊落氣槩絕

筆長風起織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

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

黑入大陰雷雨垂

真思玄構畫者不及此

松根胡僧憇

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

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

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

請公放筆為直幹

此起此結吞吸傾倒○夢弼曰名畫記畢宏大曆間

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
詠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楞嚴經名無住

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剛經
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

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
云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

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
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
蓬鬢天入滄浪一釣
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

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歲次

則更次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

憶吾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

病文章濟甚迴首興滔滔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

人謂之合水西山上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校也

野望因過常少僊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

徵君詩云徵君晚節旁風塵豈晚年却出任耶

野橋齊度馬可畫他人以秋望轉悠哉竹覆

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

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

蜀灌口昔秦守季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彦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

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磊磊落落為愛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

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

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

客還與舊鳥啼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

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

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

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

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

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

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

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

鼙馬曰練練白貌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

也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

者又畢盡之義言兒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

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閻丘師兄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

精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

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此語

最得大意世傳閻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

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

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

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

久空深根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

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祗樹園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

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

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

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

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

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珉青瑩田曰東蜀

牛頭山下有間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

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

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

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

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後山

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

信但又過耳茗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

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

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沫曰金剛經佛

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菩

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

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

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

金盆予愛其意度間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

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日

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田

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

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

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

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

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洗削長路關心

悲劔閣片雲何意傷琴臺此等亦與人無異王師未

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稱城闕

百花潭也洙曰劔閣劔門棧道也鄭曰十道

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昔酒處夢弼

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

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

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

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

一室

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

時成都陞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

見江船只當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

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

巴接復曰巴蜀夢弼曰荆蠻楚也峴山在襄

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青錢買野竹

謂上築之意白憤岸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

曹時來訪老疾步屨到蓬蒿傳明府注郡所

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

令為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

公遊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謂任滿辭

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趙

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隗岸憤大

言意氣自若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

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游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

遜入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

外郎孫曰稌悉協切履薦也洙曰張仲蔚所

居蓬蒿没人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

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

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看幾過後

舉此倍覺有懷有濃有淡當由實歷故見范

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

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

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

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
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
前句警策要
自穩愜爾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
夜深明自然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
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驪開道路鷹隼

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
見披豁對吾真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

廣州段功曹到寄楊五長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
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

楚遠附白頭吟

夢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

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荊州之零

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風韻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看有無減

去無用檢字淺近無人覺來往荆公看踈嬾意何長

洙曰成都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荆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讀梁徐姚婦題甘蔗示人曰夕泣已非踈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此稱情

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

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宛變江邊一樹

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為廣陵記室按集有

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

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

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

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鶴

何邕為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

木三年大公自注蜀人以橙為薪二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

陰子美自是遭揚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橙用也○嚴有翼藝苑唯黃云

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

誰能盡檜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檜木行可植檜字遍尋字書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檜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檜未栽詩飽聞檜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檜為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檜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曰後有涪江泛舟

送韋班詩韋當是為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擗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

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

松西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

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

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

市餅中得酒還

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

樂

琴臺

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又成都

琴臺

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代蜀下營

大司馬

於此掘得大鑿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為

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

日暮雲

長卿懷抱俯仰見之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洙曰司馬相如字

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

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

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

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

滌器於市中鄭曰靨益涉切頰輔也修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

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邇從遐

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求為妃交情通體心相怡

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
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兩語皆傷心而荒
荒尤警泯泯略稱

○泯言其
無聲也

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

無緊要
語而盡

鄰曲橫斜之態
一家作一逕入

只作披衣慣

却是暗用莊子
披衣注又不曉

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雪浪
齋日

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
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罔罔皆造微
入妙(洙曰)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
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

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
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

偶然語偶
然道之耳

讀書難字過

真率
有味對酒滿

壺頻近識峨嵋老

(公自注)東
山隱者

知余懶是真

(洙曰)

楚詞朝馳予馬兮江臯(師曰)臯緩也江岸
其土性緩故云江臯(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至

(公自注)喜崔
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又是
一體

花

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

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
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

鄰愛酒伴

（公自注）解斯融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牀

每

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洙曰）按集有聞解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

省醉眠即解斯融也

稠花亂蕊畏江濱行步歌危實怕春

怕春語激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

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

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

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蒼舒曰）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于

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

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

敢字肯字看極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

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是子美借四娘

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茗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

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藥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鷓鴣

鴉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

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

有善歌詩者以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敷露與雨露之所

濡甘苦齊結實兩句同真有德者氣象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

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遺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

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自然知是好語釀黍

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稱

漸喜交游絕

怨調

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

起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

酒稚子也能賒

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

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

鳥

添無數謂一春生

爭浴故相喧

趙曰韓詩

成也最是樂意 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曰漢溝

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 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

水趙曰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

意俱遲

閒言閒語非喫緊不能道

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

私

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人

故林

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

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

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鷺紫菊花藥

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

忌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歐公意常近此

汀煙輕冉

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

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者去猶家問不盡此

寒食山石鏡珠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

王哀之取武都山上築為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

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

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鷺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

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

勸甚遠○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

黃用

歸風火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

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真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

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

偏相識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二月廿三日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

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

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

擲還崔大夫龕言鄙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

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

拓弓弦作磬聲放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

鷹數助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

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

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

管縣劍榮遂等州此云蘇州副使者蓋是時

子璋適治蘇州也（洙曰）着柘黃言其僭乘輿

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真也子璋反真敗走

及花卿誅子璋真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

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

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揚明叔為余言花卿塚

高栴鄭曰栴那含切

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

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

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

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出萃於江河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

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

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揚王盧駱亦豈易及哉

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

復言之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

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

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注謂盧王為

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

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絕巧之

態我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賈却恐更墮

人出已上則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

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

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

南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鄰

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為楊王盧駱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過都過古禾切

屈宋屈原宋玉也齊梁詩體格輕麗議者以

文之失始

齊梁也

東漢家書林上卷集卷之六

至直方駕...

木...

舊采也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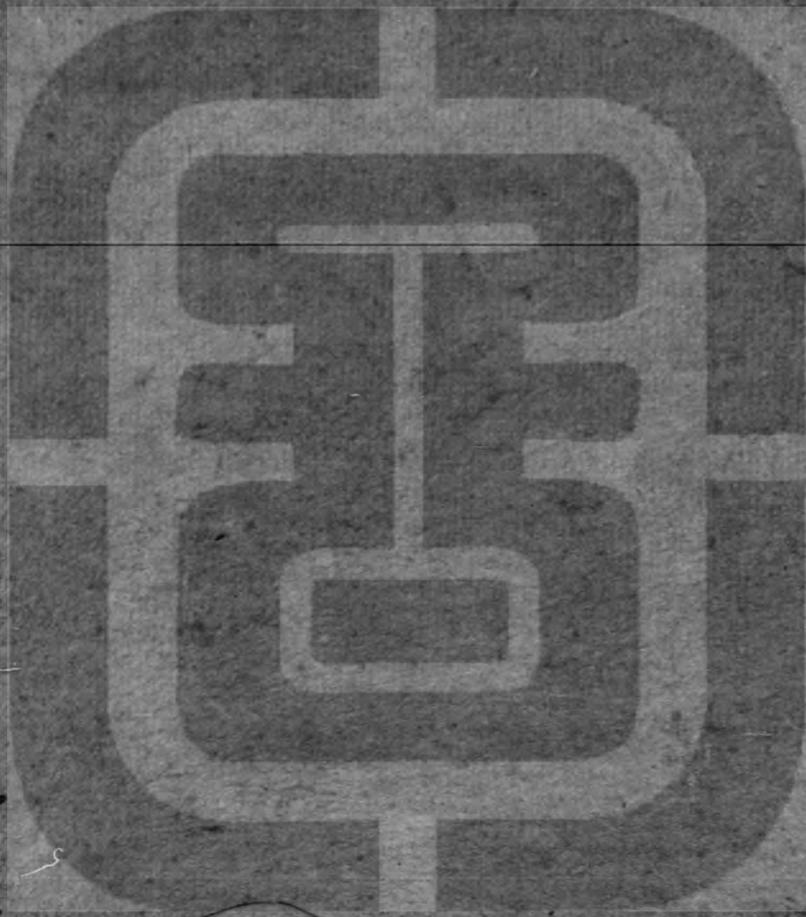
出...

...

...

...





古畧
答陵
魚汪
臧氏
書刷